

世界历史名人谱

SHIJIE LISHI MINGREN PU

世界历史名人谱

主编：朱庭光 副主编：沈永兴

世界历史名人谱

近代卷 V



世界历史名人谱

近代卷

(5)

本卷主编 程西筠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曹力红 陈光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历史名人谱：近代卷/朱庭光主编；程西筠分卷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

ISBN 7-01-002798-6

I. 世…

II. ①朱…②程…

III. 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2

世界历史名人谱

近代卷 (共 5 册)

SHIJIE LISHI MINGREN PU

主编 朱庭光 副主编 沈永兴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大兴沙窝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37.75

字数：875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01-002798-6/K · 572 定价：42.50 元

目 录

倍倍尔	孙耀文 (1)
梅 林	陆世澄 (5)
兴登堡	高年生 (10)
伯恩施坦	于沪生 (15)
考茨基	朱希淦 (20)
蔡特金	肖辉英 (25)
威廉二世	董连明 (29)
鲁登道夫	董连明 (33)
卢森堡	张式谷 (37)
李卜克内西	孙耀文 (42)
拉 辛	段启增 (46)
彼得一世	陶惠芬 (50)
罗蒙诺索夫	金 捷 (55)
苏沃洛夫	孙成木 (59)
叶卡特琳娜二世	刘祖熙 (64)
普加乔夫	邵彦秀 (69)
库图佐夫	邵彦秀 (73)
拉吉舍夫	于 沛 (77)
亚历山大一世	闻 一 (81)
彼斯捷利	邵彦秀 (85)
别林斯基	马龙闪 (90)
赫尔岑	张瑞璇 (95)
巴枯宁	李显荣 (100)
拉甫罗夫	邵彦秀 (105)

车尔尼雪夫斯基	陈之骅 (110)
托尔斯泰	孙成木 (115)
克鲁泡特金	陈之骅 (120)
菲格涅尔	卞彦秀 (125)
普列哈诺夫	陈启能 (129)
斯托雷平	卞彦秀 (134)
尼古拉二世	孙成木 (139)
玛丽亚·特莱西娅	卞文 (144)
梅特涅	卞文 (148)
鲍威尔	殷叙彝 (152)
利奥波德二世	张文淳 (157)
王德威尔得	李兴耕 (161)
鲍特夫	张联芳 (165)
布拉戈耶夫	张联芳 (169)
里加斯·维列斯迪利斯	张联芳 王延生 (173)
拉科齐·费伦茨二世	阙思静 (177)
科苏特	阙思静 (181)
弗兰克尔	阙思静 (186)
马志尼	寿关荣 (190)
加里波第	寿关荣 (194)
加富尔	寿关荣 (198)
斯宾诺莎	陈修斋 (202)
科希秋什科	刘邦义 (207)
密茨凯维支	刘邦义 (211)
东布罗夫斯基	梁全炳 (215)
伯尔切斯库	郭庆云 钱亚彬 (219)
诺贝尔	刑润川 (223)
乔尔杰·彼得罗维奇	冯存诚 (227)

马尔科维奇 马细谱 (231)

汉语拼音目录索引 (235)

倍 倍 尔

孙耀文

奥古斯特·倍倍尔 (August Bebel, 1840—1913),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40年2月22日生于普鲁士科伦城。4岁跟一个锻工当学徒。1860年在莱比锡定居, 在一家作坊当锻工。后参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织的工人启蒙团体——工人教育协会。1865年参加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联合会的组织工作, 逐渐成为协会领导人。此时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65年8月结识威廉·李卜克内西。此后, 他们结下终身友谊。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帮助下, 倍倍尔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等文献。倍倍尔后来说: “我与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地加速了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 1866年底, 他加入了第一国际, 随后又同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通信。

1867年被选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 是资产阶级议会中最早的工人代表之一。以后数十年间, 他几乎一直是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为引导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拉萨尔派的影响, 创建独立的工人政党, 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 进行不懈的宣传鼓动。在1868年9月纽伦堡举行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 他们终于能够提议把第一国际章程的要点作为协会的纲领, 并使大会作出加入第一国际的决议。第2年8月, 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城主持召开协会代表大会, 通过了他参加起草的包含革命原则

的党纲，宣布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倍倍尔此后始终是党的领袖。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倍倍尔在7月19日议会表决军事拨款案会上弃权，拒绝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统一的政策。在11月24日议会讨论新的军事拨款时，他同李卜克内西毅然投了反对票。巴黎公社诞生后，倍倍尔号召德国工人声援它。在5月25日帝国国会发言中，他批驳了对公社的诽谤，庄严宣告：“要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给茅屋和平，向宫廷宣战，让贫困和寄生灭亡！’必将成为联合起来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不久，他和李卜克内西受到迫害。在1872年3月莱比锡审判案中，他们被控“图谋叛国”，判两年要塞监禁。倍倍尔在同年7月又因“侮辱皇帝”罪名加刑9个月，议员资格也被褫夺。然而，格劳豪—梅朗内选区的职工在第2年1月又把他选入帝国国会。

1875年4月他出狱时，爱森纳赫派正要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倍倍尔认为，为了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于不谈”，没有坚决纠正李卜克内西在党纲问题上的过分妥协。1878年，帝国首相俾斯麦策划实施反社会民主党人法令，亦称“非常法”，对工人运动严酷摧残。“非常法”实施后，倍倍尔一度茫然失措，主张解散党，但很快就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领导全党建立地下组织，恢复党的活动，印发秘密传单。对受迫害的党员、工人及其家属也组织了救助。1880年8月在瑞士维登秘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为党在非常法期间的活动确定方针和策略。这次大会由倍倍尔负责筹备。大会对党纲作了重要修改，把党只用合法手段，改为“采取一切手段”，并决定把无政府主义代表开除出党。同年12月，倍倍尔第一次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得到两位导师的亲切指导。

1881年6月，莱比锡实行小戒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到戒严地区边境，禁止到市区工人中活动。1882、1886、1889年，倍倍尔3次被短期拘禁。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他既坚持秘密斗争，又利用一切合法存在的组织形式（如补助和救济基金会、体育与娱乐协会等）在广大工人中继续作宣传鼓动。国会议员竞选也是党向工人宣传的机会。倍倍尔积极参加竞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884、1887、1889年，他都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他在国会讲坛上勇敢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非常法在1890年被废除。倍倍尔还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筹建活动。1889年7月，他出席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并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团结斗争才能达到目标。

党的活动重新合法后，党内出现了否定议会斗争的“青年派”，而福尔马尔则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前后，倍倍尔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作了批评。他提出的议案得到大会赞同。其中指出：“夺取政权是第一个重要的目标，任何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运动，都必须为此而努力”。大会通过新的党纲以代替1875年哥达纲领。

倍倍尔同恩格斯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关注国际工人运动。1893年，他陪同恩格斯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要求。1898年以后，党内就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都带头驳斥伯恩施坦等人对党的指导思想 and 基本策略的攻击。他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长达5小时的报告，猛烈地批驳伯恩施坦，强调党一如既往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主义的党。

1903年，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成为国会中第2大党。伯恩施坦等人企图仿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

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丑行，倍倍尔坚决反对。在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同法国机会主义派首领饶勒斯激烈辩论，坚决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径。这次大会谴责了米勒兰入阁。倍倍尔对反修正主义斗争起过很大促进作用，但他的批判不够彻底，没有指出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也没有坚决要求把他们清除出党。他后来还犯了调和主义性质的错误。

倍倍尔晚年在议会讲坛上揭露了德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谴责他们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和非洲赫勒罗人民起义。他为俄国1905年革命和德国工人的罢工浪潮所鼓舞，在当年耶拿代表大会上明确支持政治性群众罢工。可是，到第二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他退却了。他撇开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断言就重要性来说，工会并不亚于党。这次大会竟决定，只有工会领导者同意，党才可以发动罢工，实际上使党听命于盘踞于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领。

但是，倍倍尔始终忠诚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以70岁高龄出席1910年党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严肃地提醒大会，德国的革命形势逐渐来临，“阶级矛盾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加剧。我们正在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倍倍尔在晚年还积极反对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一项决议案明确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战争才会消灭，并号召各国工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阻止战争。1912年秋，他还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913年8月12日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

梅 林

陆世澄

弗兰茨·梅林 (Franz Mehring, 1846—1919),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马克思主义政论家、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普鲁士官僚家庭。1866—1870年, 离开家乡到莱比锡和柏林的大学学习古典哲学, 在此期间参加了团结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翰·雅可比和格维多·魏斯周围的小团体, 并从1869年到1875年在魏斯领导的《未来》半月刊和《天平》周刊从事记者工作。从此摆脱了普鲁士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 转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从1877至1882年, 梅林在政治思想上一度倒退, 曾在《马格德报》著文反对共产主义学说。1882年以后, 梅林在反对俾斯麦政府反动政策的斗争中, 成为受迫害的工人运动的辩护士。他在《威塞尔报》、《民主周报》和《柏林人民报》发表文章, 反对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与此同时, 他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891年,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担任该党党刊《新时代》的政论作者。这样, 他最终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到1919年逝世的29年的艰难岁月里, 他忠心耿耿地为德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

梅林是杰出的革命家和优秀的政论家。他在《新时代》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揭露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政策, 指出其反动政策的阶

级基础是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同盟，鞭挞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实施这种反动政策中所起的可耻作用；热情宣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从1902到1907年，他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在党内的大辩论中赞成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斥责议会迷。他同罗莎·卢森堡和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一道，把《莱比锡人民报》办成德国最好的工人报纸。

由于梅林反对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坚定立场，他遭到机会主义者攻击。1903年机会主义者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竟然利用梅林入党前的错误对他进行诽谤性的人身攻击。梅林不畏强暴，他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对付这种攻击。早在1893年7月28日，他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说过：“我在前半世对党所犯的错误，此后我向党作出10倍的补偿。”1913年梅林被考茨基等人排挤出《新时代》，被迫停止给《新时代》写作。同年，他同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创办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第一个独立的刊物《社会民主通讯》，这是他对考茨基等人把他排挤出《新时代》的有力回击。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梅林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反对机会主义者背叛政策的前列。同年9月他在《前进报》撰文反对批准战争拨款。1915年他同卢森堡共同创办《国际》杂志，在杂志上谴责机会主义者的背叛政策。1916年他参与创立斯巴达克派，是《斯巴达克书信》作者之一。从1916年8月到12月，遭反动派监禁。1917年3月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他利用这个议会讲坛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说，这是继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演说之后，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在一个德意志邦议会中所作的又一个勇敢的演说。同年4月，他在《斗争》杂志上撰文揭露考茨基和库诺夫之流的理论家说：“他们30年来或40年来背熟了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个逗点，……到了他们可以 and 应当像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刻，却只知道像尖声鸣叫的风信鸡

那样旋转。”1918年12月，在他逝世前几个星期，尽管身患重病，仍然参加了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中央领导成员。梅林这个时期的革命活动达到了他的生平事业的顶点。

梅林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反对德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梅林在《新时代》撰文揭露欧洲列强侵略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瓜分这个地球上最大的销售市场。他要求德国工人阶级拒绝这种侵略政策。梅林支持俄国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时，他主持下的《莱比锡人民报》表达了德国工人对俄国革命的同情，要求德国工人阶级在必要时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可能发生的德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他赞扬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6月，他依据斯巴达克派的许多同志的愿望，在苏维埃俄国《真理报》上发表致布尔什维克的《公开信》，声明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先锋队团结一致。

梅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在意识形态许多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在哲学方面，梅林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反对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的口号是“回到康德去！”，企图以改善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为名，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尖锐地批驳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首先是尼采的弱肉强食思想，并指出尼采的哲学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为通俗讲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作出贡献。他还深刻批驳特莱奇克“伟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在文学评论方面，梅林在《莱辛传奇》以及席勒和海涅传记中，叙述和分析了德国的古典文学，指出德国18世纪古典文学是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反映。他指出，对于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只

有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他反对种种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主要分析和批判了当时影响很大的自然主义，指出它是企图挽救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他认为，艺术家只有生活在人民之中，为人民而思索和创作，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特别是在史学方面，梅林撰写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他创造性地应用唯物史观论述普鲁士的历史，第一个把德国工人运动发展作为全面研究对象。他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

梅林的《莱辛传奇》不仅是全面和深刻地论述德国一位伟大作家的文学作品，而且是从各个方面论述普鲁士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专著。他的《耶拿和提尔西特》、《从提尔西特到泰洛根》、《从卡利斯到卡尔斯巴德》等作品可以看作是《莱辛传奇》的续篇。梅林在这些著作中揭示了普鲁士国家的本质是以封建农奴制为基础的容克地主的统治工具，它的基本政策是夺取德意志的霸权，把容克阶级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为此它不断地背叛德意志民族的利益。由此他批驳了所谓普鲁士是“德意志统一自古以来的先驱”的神话。他还揭露弗里德里希二世发动的夺取西里西亚的“七年战争”是一场为纯粹王朝利益的战争，它在德国人民中丝毫没有激起热情，相反唤起了厌恶的感情。这些著作打碎了根深蒂固的关于普鲁士历史的神话，为德国工人阶级提供了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有力武器。

梅林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内容丰富和设计完整的著作和文章：4卷本《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卡尔·马克思》传记中叙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诞生和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不仅把工人政党同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斗争结合起来，而且顾及到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根本特点。《卡尔·马克思》传记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和第一国际中

的巨大斗争和活动。他为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写的引言和注释，包含许多很有价值的有关德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资料。他在《新时代》和《实话》周刊上发表的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起了使德国无产阶级加深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道路的作用。

梅林在研究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这个领域他也犯了一系列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把机会主义者拉萨尔（他不知道拉萨尔同俾斯麦暗中勾结的情况）说成是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工人理论家，掩盖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之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这样他对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时期做了不正确的叙述。梅林的这些错误同他的不朽功绩相比，是次要的。不论考茨基在梅林生前诬蔑他“敌视马克思”，还是格·卢卡西在梅林死后诽谤他是“拉萨尔分子”，都是抓住一点无限夸大的恶劣做法。正如列宁所说：“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①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兴 登 堡

高 年 生

保罗·冯·本尼肯多夫和冯·兴登堡（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① 1847—1934）德国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总统。他第2次出任总统时，为希特勒法西斯专政铺平了道路，使德国人民和人类蒙受空前灾难。1847年10月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波森（今波兹南）市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普鲁士黥武精神熏陶，立志当军人。12岁上军事学校，这段时期对他一生影响很大。当时为了培养忠于普鲁士王室的感情，军事学校的学生有时去王宫实习。1863年兴登堡曾担任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遗孀伊丽沙白太后的禁卫。王太后赠他怀表一块，兴登堡对此没齿难忘，每次打仗都要把此表带在身上。

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兴登堡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率领一个排跟随部队开往波希米亚，参加了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后来在汉诺威度过3年。1870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兴登堡作为第3步兵近卫团一营营长的副官参战。不久，团长在战斗中负伤，一营营长代理团长之职，兴登堡也跟着晋升一级。1872年，他由

① 本尼肯多夫和兴登堡都是他的姓。一个人有两个姓，其中还有一段来历：18世纪初，汉斯·冯·本尼肯多夫娶兴登堡家之女为妻。此女之弟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军中服役，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国王赏给他一枚武功勋章和两个田庄。他膝下无儿无女，便把田庄遗赠给外甥约翰·冯·本尼肯多夫（即兴登堡之曾祖父），但要求约翰及其后代都以本尼肯多夫和兴登堡为姓。改姓之事至1789年始获批准。此后，本尼肯多夫家的后裔都使用这两个姓。

中尉擢升为上尉。翌年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陆军参谋总部工作，他的上司毛奇和史里芬对他十分赏识，以后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1903年当上第4军军长。以后，由于年逾花甲，进一步升迁无望，他就在64岁那一年退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兴登堡正在波美拉尼亚。他立即返回汉诺威，途经柏林时曾到总参谋部要求任命他统率第5军，未成，兴登堡在汉诺威坐立不安，8月12日上书参谋部再次请求任用。这段时间，德国报纸上刊登来自西线的胜利消息，关于东线的报道却少得可怜，原因是战事在那里进行得不很顺利。总参谋长小毛奇决定从西线抽调兵力，并撤换了保卫东线的第8集团军的普里特维茨和他的参谋长瓦德西。鲁登道夫接替瓦德西任第8集团军总参谋长，需要挑选一个善于同他相处的人担任主将，以便他放手去干。这样，便选中了秉性随和而善于处事的兴登堡。

1914年8月23日凌晨，被吹捧为“珠联璧合的一对统帅”第一次在汉诺威车站相见。鲁登道夫在车上向兴登堡汇报了第8集团军的情况和已发出的一些指示。兴登堡耐心听了15分钟，说了一句“我也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看就这么办吧。”这样，他从一开始起就完全适应自己应当担当的角色。半年后（也就是在他同鲁登道夫闹翻以前），他曾坦率地讲过，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使我的参谋长的聪明才智、几乎超人的精力和不懈怠的干劲得到充分的发挥，必要时为他创造条件”。

8月25日下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到达第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马林堡。在这之前，第8集团军参谋霍夫曼中校就已拟订好围歼俄军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计划细节并发出相应的指令。这场战斗于8月23日，即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在旅途中就已打响。3天后萨姆索诺夫身陷重围；8月31日俄全军覆没，史称“坦能堡战